



路史餘論卷第四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萃注

明廣陵喬可傳校

渚為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為山凡物有數有關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為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

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峯夢徐彥伯
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
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及太清
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卽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
洎高繼沖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
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
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遂以納款■伊
闕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小灘泛出世謂之御史灘
牛僧孺爲尉而灘出堂吏諉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
當有溪勅雙至牛視頃間俄溪勅雙下不旬浹果西
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碩謂當有
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
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
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爲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雷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
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
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
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
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靈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

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
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
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
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雷以季夏迨
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紕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
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卽兼
門而并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
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
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
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

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
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
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
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
乃如此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
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羣姓祀爲羣姓祀卽自爲矣烏
有二哉記爲羣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
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
禋祀實柴禋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
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

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初祠烝嘗禘。或曰展禽之說。禘郊。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解廩

獬豸

解廩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廩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冤。許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故因名薦。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鬪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廩性忠。見

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
在也田求子云堯時有獬廌緝其皮毛為帳後書志
云北荒中獸一角性烈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咋不
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志法冠一名柱後解薦
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訟三年而不斷乃令
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剖羊以血灑社讀
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之齊人以為有
神則其性也字一作獬豸豸廌並楚買切大抵羊行
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

吾不謂然許氏曰如羊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

荷蓀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
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
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
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
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
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
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
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為仁能充其羞

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爲義辭讓之心
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
無往而不爲智茲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失於
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
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
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之非義也苟能廣非
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真不
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
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爝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
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
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
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
今夫執非有滯頑空肩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
矣嘗試語來晨門荷蓀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
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蓀者而問之見
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
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
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

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櫻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櫻夫世而絕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見其所謂人之

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所以爲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

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智摩頂放踵以爲仁
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爲之義擎跽踟拳朝參莫拜
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
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其
妻子賊其支體張張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
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
其類而况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克舜堯是矣極於
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
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
之不得其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

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
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
孤皆有常餼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
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
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
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
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
擯而弗之顧飢呱之不愧疾青之不察而方且俴俴

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
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
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
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
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
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
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
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義之
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
每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
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通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
徒臨刑墾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
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
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
以紕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
氛侵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
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
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

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哲今也不替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諸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自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晏，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兔落之俚儒也。

經鍾說

大晟府有古經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貢內府攷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卽以爲法所謂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者經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嚳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爲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疎矣夫六經之作顓帝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獲武莫不備有而英經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卽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崇寧之三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

清之盛舉也。且以涇鍾雖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爲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設衡角，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涇鍾雙螭踞上爲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坼囀

孿生坼囀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

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坼囀之事尤爲昭彰。詩人美后稷之生，不坼不囀，則古固有坼囀者矣。黃始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掾屈雛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坐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它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姪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坼生珠，漸大如杯。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囀左，釋迦囀右。夏后闢背，此予之不疑者。公羊高風

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爲兄以其先胎而
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
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坼疆逆
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
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
同腹育兔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
闕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
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名
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
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
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
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
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
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
故違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
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
則天地必合祭它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
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

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方之坎壇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員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員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示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兆天於高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駢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

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爲合祭之說而議者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侈靡乃者蘇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旣以合祭爲是而安世則以合爲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諉安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

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親事文帝始議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祠雍時赦天下武帝雖定三年之制然亦未有常禮卽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意于尊享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泰畤甘泉而雍郊亦不復專成帝卽位匡衡張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瘞地北郊卽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皆從明年始南郊又明年衡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泉汾陰祀成帝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平帝世復行之孔光等言宜如衡議莽頗改之以孟春上辛苦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帝配夏至有司祭北郊高后配師丹翟方進

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正陽太陽之處。違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

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爲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

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爲見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祀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駢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爲祭天陰祀爲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

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名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致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特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餘論卷四終

路史餘論卷第五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上帝

上帝之號曷為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

禮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
 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
 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
 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
 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
 其氣之顛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
 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為之五帝此
 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
 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
 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
 大師亦類上帝肆而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
 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昊天
 上帝為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
 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
 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為
 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天而稱乎祀帝圓丘
 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
 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
 哉雖統昊天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帝而毓物猶

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天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爲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爲冬至圓

丘所祀之天皇帝而且以爲曜魄寶既復以爲紫微宮中大帝又以爲中宮天極天帝太一其惑繆蓋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帝。隋唐又曰昊天上帝。紛紜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太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勾陳口中之神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

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爲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爲昊天，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爲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廊紀者。夫冬至於地上圓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園鍾爲宮六變，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泰壇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黃鍾大呂舞以雲門，牲用騂犢，玉用四圭，有邱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圓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壇出於人爲。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亦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爲曜魄寶，而五帝爲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旣以圓丘所祀爲曜魄寶，而復以泰壇所祀爲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于四郊，則爲南宮五佐，是以自漢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之屬

也賈馬之徒亦以為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勾龍后稷配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六宗論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名嬪亡符楚嬪守苑况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于是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而世緜眇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既垂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足以致夫神之歆乎不也雖然請試為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為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

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

太常三年立六宗祀

皆別兆有常日牲用少牢孝文太和十三年大議禮祀高間舉十一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月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圓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
其純于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

別

論謂地有五色本社象之總五為一以成六宗六為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既從之然疑禋

非地祭遂以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

五經異義云古尚書

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海岱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謂天宗地宗四方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

宗則司馬彪是矣

彪表難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

宗四時五帝之屬晉初遂廢之

至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

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

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游神張迪則以為六代

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

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

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

天地而孝成定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于平

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

本乎王莽

元始中

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戌亥

地北太社此則本兩夏侯

元始六年

魏明帝則因王肅之

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

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邵之說也

二年乃若張

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邵又皆繆本玄文曾何

取哉

大玄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一子蓋因此

夫從六氣之說

乎則氣從天地烏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

象物烏乎而祀之將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

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

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

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惟康成安國

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禋燎哉此鄭之

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

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

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

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繫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太宗則亦有地宗

矣太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雪霜風雨而地氣稜之屬非必日月星辰

宗者萬類之宗也

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

求之於傳

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

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濤之屬非主於

山川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

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於五岳九山

也凡比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為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

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

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

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

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

或曰六宗云裡山

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裡矣是故禮無裡地之文

是不然裡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裡則事止燔燎然

劉昭曰裡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

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

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

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

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

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

不裡於六宗裡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

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泰壇瘞

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

似乎六宗矣

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

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祭疎矣

坎壇以祭四方而又

編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

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

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神此漢儒

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

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

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

望者

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漢岳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

王肅治

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

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

之秩正矣於予歟何有

魯郊覲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

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

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于神考說

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

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

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

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

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

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

以為可抑何督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
 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
 牛白牝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
 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
 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祀五帝
 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得正無譏書
 用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
 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
 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
 以騂義騂義非白牡矣騂糝赤春公羊明文文十而

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
 而魯公反騂糝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說之旂無日
 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旂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
 象日月升龍降龍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
 旗以弧韜弧以韜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
 旂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
 顧矣周禮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
 為作予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
 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

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爲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旣言矣今得而卒而說

麟本說

絕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聞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孛鳥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

子秀書亦申乎亭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鳥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頴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也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雲涌北極。

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曰：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鳥，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

之精治法為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
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
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為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
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
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絕火王漢
興之應此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
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為鳥則
非特緯書也書林作鳥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
以為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為畜故獸不狘刳台殺天
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絕而世之學士弗
復知麟之為物於是羣起而要為之說曰瑞獸也曰
仁獸也曰土畜也或曰木之精詩含神霧曰北方元枵
之獸子鵠冠曰西方之毛蟲陳欽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
蔡邕若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麇身牛尾曰狼項
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
備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羣行不
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
獲不罹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

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

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京房葛洪鵠冠

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

歸昌扶幼一作使若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或三千抱璞

或云水土構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

鵠冠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

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

之共一也不割台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

者咸謂麟生于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

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

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攷異郵以

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麒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

平則至德盛則以為畜而三五曆紀遂記黃帝之世

以麟為畜尚書中候亦謂黃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

記堯時每在郊椒虞世來遊于田遂使庸君想致學

士妄談於是指鳥為鸞證鵠作鳳讎真假偽漫不可

攷嗟乎鈕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徽章

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

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于

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
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
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
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
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
馬墮地無毛鱗生于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
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
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麒
牝麟而書中侯則云麒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
赤目斯迨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
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鹿者果又
何物邪然詩義疏中與徵祥書又謂麇身牛尾狼頭
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麇身牛尾園頭一角含仁
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
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
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爲麟田况言其與書史所
載不同恐爲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麇而有
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知未武
威進獸一角羊頭龍鬚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
麇騶麇兕皆一角然不言有麟甲惟廣志言符枝謂

其狀如麟。皮有麟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爲異獸。斯爲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從之。光遂僭卽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

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鉏商樵野。獲麟以爲不祥。弃之。五父之衢。有告者曰。有麇而肉角。子曰。何在。吾將觀焉。謂其御高柴曰。若言麟也。往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爲來哉。乃作歌云云。劉向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賈逵伏虔。潁容輩。乃云。春秋文成三年。致麟。不知春秋因麟而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特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麇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黃紫班。蚌之異。不可不知也。白獲於孝武。蒼獲於石虎。蚌麟紫麟。出於蜀賓。而記仲尼之

生紫麟格門者。乃若王母之駕班。方平之乘黃。斯又方外之說曰。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虞之時。益爲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西方。而孫炎以爲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槩語。

商周之際

式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

得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殞怨始嘗語

矣然不敢按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明山記

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撫國事見

希鳥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趙

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

於紂三十九而未得其始末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

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

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

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

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

姑蘇文王見罵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禽紂於牧野

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王之伯也不病官武

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羹于牖里莫自悔也至

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

諒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述伐君之利歸于已而伐

君之名施于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耻食其薇者也

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

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

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

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于是紂喜命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鬮。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卽位。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以紀王政。而曰惟一月。旣南至。則周正惟子。惟一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

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于次年之

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閏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

一月會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溫麥。秋

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

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

經以周。而傳固以為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

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

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冰。

十月大雪。皆不得為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

歲。有正月。正歲為寅。而正月則為子。經書周時。然子

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

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郊以孟春。建寅月也。

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

之月。而左氏則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

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

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有非建

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

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

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

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為夏

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爲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爲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爲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竊復攷之。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却爲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月十一日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旣與經違。而杜每以爲之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

路史餘論卷第五
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正月獨有合於經指予故表而出之

路史餘論卷第六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為之孛蝕陰陽為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為而且與之分魯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

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廡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
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箱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覩
籩豆什溝墿則愬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
於糜捐跼踏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
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
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
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
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日老桑門
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而得無
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

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以珍藏十襲飯之敬之及其出
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
污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
之闕何由興起守聞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
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
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爲他日罹
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
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
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
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

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

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為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恒星說予曩繹齊書見臧榮

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

恪珞珞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

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

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為年七十

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

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

各史 餘論卷六 三

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
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
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為卿乃
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
命大夫再命子為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
矣故傳曰子為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
則宜書矣四月無巳丑惟有乙丑巳丑乃
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月戊
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

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

曰鮮卑亦曰烏丸

隋圖經云卑在柳城東南二百里
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

有鮮卑山杜佑不
能詳蓋皆其地

露宿莽飲桓靈之際盡并北匈奴

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
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
搖子本延為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
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
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

百餘年還為慕容氏

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

建國為吐谷渾隨有伏允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

莫瑰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焉

元康

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唐國望都

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為唐侯于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

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

呼為堯姑城世紀以為慶都山在望都南張宴皇父

謚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為五十

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

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

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為

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

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為望都城而北又無城

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為望都城蓋

不知道理之誤也雖然唐之為名在在有之而平陽

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卽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三十有唐城又并之乎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卽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贈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肅齊地記以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記曹爲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徒狂

皆以為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為堯後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克明俊德至時維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所以為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

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

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俊

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羣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

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
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
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
一時岳牧如泰輩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與其爲
不睦也甚矣迹其禍非豈不由於俊德之不明乎此
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
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
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
爲庶民孔氏以俊德爲賢士未詣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
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
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已
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爲
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已祖視
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
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
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嫡孫皆基以五爲

九則高曾曾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

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

殺也。詳禮書六十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

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請期

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

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

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

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總界也。此

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

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

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

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

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

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

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

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

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

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

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

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遂謂總以上恩

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

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義如淳之

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

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母之

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妻之族別而二妻

弁之父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

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

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頌弁諸

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

族刺平之詩而以為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

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

它人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為父母昆弟爾戚

戚兄弟莫遠且爾非它人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

哉况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

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

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

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

王之王之末政也。堯親舜敘，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惜，而如淳者猶以爲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爲太祖，有德者爲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爲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爲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爲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

謂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
墀。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蓋以壇墀
二祧足其爲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
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爲。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
縢。周公爲三壇。同墀爲禱之文。而以爲祧廟。皆當然
爾。或曰。周之文武爲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
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
主也。入廟者爲祔。於出廟者爲祧。有祔者必有祧。言
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爲七。豈
理哉。且旣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周禮先王先公
之廟祧是祧
亦廟也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于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
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爲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旱
有禱塞矣。旱有禱。水胡爲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
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痺疾也。痺疾水蠱。
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痺疾水蠱。非
善誦之可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
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
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痺之必以
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

瘳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為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冒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正也。桀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為陰，鼓用聲也。聲為陽，伐鼓于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邕之說，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為齊之分。若謐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為申，謂之赤糞。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為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

費直書
今止

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姬訾之初危十六度爲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爲驚蟄，元枵之初發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爲大寒。二子蓋源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姬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爲周之分，晉文卽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嘗

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爲楚矣。自氏五至尾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真知宋鄭之火，謂宋大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爲宋矣。然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旣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况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

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才口當
夫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
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爾得專次况古萬國周千
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
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
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
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
不曰周而以東洛爲周唐都京兆二郡旣入畿內而
說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
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

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
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
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
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
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絕而復續者
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旣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
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
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饑乎宋鄭星紀定占十吳越永
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
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苻堅會謀南寇

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苻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真禪龜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同分。而史墨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

正

書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

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顛馨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為貺。其本既禮記以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构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為之注。此即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 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

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遶甲似龜廣九尺有文

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

紀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

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

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

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鳳翔何噦噦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祗德欽象

有光玄云象天也治象位者也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

舒至水畔樞紐之時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

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

充塞見孝經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

差應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至于日昃榮光汨河汨覆青雲浮至

青雲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印之使周公

視王公視聖人精明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

秦漢事中候摘洛戒云若稽古周公且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

龍背書以上野王符瑞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

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据攷

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

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握集曆竝臻

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

記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

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
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
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
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媯之泉大鱸泝流而
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
沈白圖以授帝見兔園策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
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
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
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
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
之說也

正史

會通卷六

十九



